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狄更斯集 10 殷企平 编选

狄更斯演讲集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殷企平 丁建民 徐伟彬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狄更斯集 殷企平 编选

狄更斯演讲集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殷企平 丁建民 徐伟彬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更斯演讲集 / (英) 狄更斯著; 殷企平等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8

ISBN 978-7-5426-5217-1

I. ①狄… II. ①狄… ②殷… III. ①演讲—英国—近代—选集 IV. ① 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424 号

狄更斯演讲集

著 者 /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译 者 / 殷企平 丁建民 徐伟彬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闫富斌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5 千字

印 张 / 29.25

ISBN 978-7-5426-5217-1/I · 1041

定 价: 3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璜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译本序

狄更斯作品园林可谓草木扶疏。园中的篇篇演讲犹如朵朵奇葩，体积虽然不大，可是其芬芳却不亚于《匹克威克外传》和《远大前程》等更为耀眼的花卉。假如狄更斯作品中缺了演讲集，那么它很可能会逊色一半，因为作为演说家的狄更斯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几乎同样出色。当代英国学者费尔丁曾经这样评价过狄更斯：“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同时作为作家和演说家而声名远扬。”^①

然而，虽然狄更斯的小说早已通过其译本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但是他的《演讲集》却迟迟未得到翻译工作者的青睐。个中原因，大概与译者的口味有关：对于先前的狄更斯作品，译者似乎个个天生有当评论家的本领，他们不仅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注于译作当中，而且往往喜欢在译序中作一番颇具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宏论，这时候本身系统性较强的小说就自然会成为首选的对象。相比之下，狄更斯的演讲集似乎更适合业余消遣者的口味；这些业余爱好者不稀罕评论家的风采，却喜欢不慌不忙地浏览，满足于零星随感，陶醉于东采一朵花瓣，西撷一片碎叶。事实上，狄更斯正好把自己的演说才能定位在“茶余饭后”的水平上——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上议院议员葛兰威尔问狄更斯，在同时代的人当中，谁是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演说家？狄更斯回答说：“当今有许多伟大的演说家……不过，如果你们需要有人作一个真正智趣横溢、沁人心脾的

^① 引自 K.J. 费尔丁编纂的《狄更斯演讲集》。

餐后演讲，那就把我推荐给威尔伯福斯^①主教。”^②几天之后，葛兰威尔向威尔伯福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后者随即回答道：“哦，格拉德斯通、亚吉尔公爵、迪斯累里和约翰·布莱特……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不过要是作餐后演讲，我看要数狄更斯最拿手。”^③

确实，狄更斯的演讲更适合在茶余饭后品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相反，它们为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为研究狄更斯的文学观提供了有用的窗口。限于篇幅，我们以下仅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我们可以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例如，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老古玩店》中的耐儿之死一直是个谜。我们知道，狄更斯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大团圆的结局，至少是像《远大前程》那样的破镜重圆的结局。然而，在《老古玩店》中，他却一反常态，选择了让耐儿花季早逝的悲剧形式。就像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的那样，虽然许多读者曾经去信（当时的小说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发表）恳求他不要让耐儿死去，可是他最终还是违背了这些读者的意愿。这是为什么呢？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试图从狄更斯当时的自身经历中寻找原因，结果他们发现：耐儿之死和狄更斯的妻妹玛丽之死有关。当代美国学者马尔库斯就曾认定，玛丽的早年夭折给狄更斯带来了“长期的震动，而《汉弗莱老爷之钟》和《老古玩店》正是在这种震动的压力之下逐步成形的”。我国学者中也有人认为，狄更斯在描绘耐儿这一“最感人的女性形象”时是以玛丽为原型的。诚然，从玛丽之死的角度来解释耐儿最终的结局，这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一个人物形象的产生，或是一种题材的处理，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光用狄更斯心中的“玛丽情结”来解释他的情节安排只能导致简单化的结论。事实上，狄更斯在爱

① 塞缪尔·威尔伯福斯 (Samuel Wiberforce, 1805—1873)：英国牛津教会主教，曾与生物学家赫胥黎辩论，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

②③ 均引自 K.J. 费尔丁编纂的《狄更斯演讲集》。

丁堡的演讲中已经回答了他为什么坚持让耐儿死去的问题：“我们所爱的人撒手人寰，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因此我当时就想：在我那以怡情为目的的区区小作中不落俗套地处理死亡题材，即不让恐怖玷污我们的墓地，而是用鲜艳的花环去点缀它，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愿我在书中写的一些东西能够使年轻人对死亡抱有较好的态度，或者能够缓解老年人因丧失亲人而产生的痛苦；即使我只写过一个能给痛苦中的老年人或年轻人带来欢乐或安慰的词语，我也会把它看作成功……”狄更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的本意是要用鲜花来点缀坟墓，是要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一旦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耐儿死亡之谜，我们在狄更斯身上发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玛丽情结”，而是一种深切关注人间痛苦的宽阔情怀。可见，狄更斯的演讲至今仍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小说的解读。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我们还可以加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状况的了解。这里所说的状况，主要指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以及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狄更斯在好几篇演讲中都提到他和广大读者通信的情况——这些通信往往和他的小说有关；而且，他还常常利用演讲的机会回答读者们就他的小说提出的一些问题。前文提到的耐儿之死就是一例：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在《老古玩店》临近结束之前，他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还不局限于英国。例如，他于一八四二年在波士顿的欢迎宴会的演讲中透露，耐儿的故事在美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位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儿在大西洋此岸竟引起了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使我喜不自胜，禁不住要表达这一愉悦之情。在英格兰时，我曾经收到许多来自远在地球西边的美国的信件；写信者都居住在沼泽地带和密林深处的那些小木屋里。许多被斧头和铁锹磨炼得非常坚定的手，许多被夏日骄阳晒黑了的手，拿起了笔杆子，向我叙述一个个有关普通人家悲欢离合的小故事。我不无自豪地告诉你们：这些叙述总是伴随着对我的那个小小故事的兴趣，或是流露出从中得到

的安慰或快乐的情感……许多母亲——我现在已不是成个成对地数她们，而是成十成打地数她们——也同样给我写信……”透过这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健康的关系，一种真诚的、双向的心灵交流。只有在这种双向、健康、大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小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小说家都没有狄更斯当年的福气。自三十年代以后，小说读者群渐渐呈萎缩的趋势，而且“小说死亡”的呼喊声至今仍不绝于耳。抚今追昔，能叫当今的小说家们不羡慕、不感慨吗？诚然，如今的一些小说也能造成很大的声势，但是其动因往往是商业炒作，这和当初狄更斯跟广大读者互相倾诉衷肠的情形是多么不同！读了狄更斯的演讲，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小说家中，究竟还有几位能收到成千上万封出自长满老茧、晒得乌黑的手的信件？究竟还有几位能有幸倾听成打成打的母亲的心声？

透过本书收集的演讲，我们更能增进对狄更斯文学观的了解。他的文学观大都渗透在他对古代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比较起来，他的观点有两个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的浪漫主义思想，二是他对文学功能的见解。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以往对狄更斯的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强调他的现实主义思想的较多，而强调他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则少得多。事实上，他的创作思想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成分。请看他对威尔逊的评论：“他从事写作不是出于一般的爱好，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同胞的钦佩和折服，而是因为他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是因为他的心灵里涌动着一泓清澈见底、熠熠生辉的诗泉——它非喷射出来不可。这泓诗泉犹如神话中那光彩照人的喷泉，不管你怎样往外抽水，它总是水源充足，甚至连一滴水珠或一个水泡都不会少。”显然，狄更斯在这里流露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动因观：作家写作不是因为他要写，而是他不得不写。狄更斯所说的“冲动”和“诗泉”跟柏拉图的“迷狂说”、朗吉弩斯的“狂喜说”以及雪莱的“灵感说”是一脉相承的。狄更斯的浪漫主义创作观还体现在他对想象的“魔力”的

讴歌上。例如，他于一八四二年在纽约演讲时曾经动情地赞扬华盛顿·欧文“把魔杖指向了艾勒汉卜拉宫的墙壁……唤醒了每个山洞里回响着的音乐，唤醒了无数快速移动的舞步声，唤醒了铙钹的击打声，唤醒了沙场武器的铿锵声，唤醒了邮递员沉重的脚步声……唤醒了已经在地下沉睡了千年或一直在那儿守护掩埋着的宝藏的古罗马军团”；更有甚者，狄更斯还认为欧文的笔“能够从大海深处召唤出……精灵——而且让他们召之即来——使他们居住在卡茨基尔山脉，直到他们变成山脉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危耸的岩石或任何从山顶飞泻而下的急流一样”。毫无疑问，狄更斯对想象力如此热情的讴歌堪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颂扬想象女神的任何笔墨相媲美。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狄更斯有关文学功能的见解。概括地说，狄更斯主张的是寓教于乐——“乐”是前提，“教”是目的。在本书收入的第一篇演讲中，狄更斯谈到他写作的宗旨是为人类增添有益无害的欢乐：“我一直怀着——到死都会怀着——一种真诚而谦卑的愿望，即为人类增添欢乐，这种欢乐是有益无害的。”没过多久，他在一八四二年波士顿的欢迎宴会上又提到了相同的观点：“我写作的宗旨和目标非常普通和简单，因此很容易告诉你们。我一直并将永远抱着一个真诚的愿望，即尽可能地为普通大众增添健康的娱乐。”这些短短的表述不仅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流露了狄更斯的民主倾向：他主要是为普通大众而从事创作。

当然，仅仅实现文学的愉悦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狄更斯的最终意图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来教育民众。更具体地说，狄更斯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孕育德行、培养情操、丰富想象力、增强知识和辨别是非能力的功能。例如，在爱丁堡市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旨在“向世人显示：德行往往可以在遭世人冷落的地方找到；它与清贫的生活并行不悖，甚至常常与衣衫褴褛的人为伍”。类似的观点在另一篇演讲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我相信，衣衫褴褛的穷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德行并不亚于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显宦。我相信，德行以及客观外界的每一件美好物体，即使在穷极潦倒者的

心中也能唤起共鸣，尽管他每天连很小的面包也要掰成两半儿省着吃。我相信德行不仅与乘坐马车的人为伍，而且还和赤着脚步行的人同行。我相信，德行与其说居住在宫廷大厦，不如说居住在穷街陋巷。寻觅德行的踪迹，对她紧追不舍，这不仅美妙怡人，而且不无裨益。……在表达这一思想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步了以往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后尘——我们知道，我们的表述总是离不开援引我国文学中自莎士比亚以降的所有光辉的例子。”狄更斯的这一席话包含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文学作品应该揭示平民百姓身上的良好品德；第二，要卓有成效地进行道德教诲，就离不开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这其实是从伦理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同样的思想还可以在狄更斯于一八五七年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找到：

我尤其赞同……应把戏台看作教育民众的一种有力而有效的手段……想象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各种德行和善举应该得到精心的培育，因为这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根本之根本；而在培养想象力的各种方式中……戏台应该永远有其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戏台上，我们见到的是奇特热烈的画面、丰富美好的幻想和辉煌壮丽的文学。

狄更斯不但主张用小说的创作或戏剧的演出等形式来实现文学的教育功能，而且还热衷于通过参与文学协会的活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的多篇演讲都是为支持类似组织而发表的。例如，他于一八四七年在格拉斯哥文学协会首届年度晚会上的演讲把教育和技能训练作了区别：“把教育最初阶段的技能训练称作‘教育’，并把这种训练的失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教育，这就如同……把儿童拼写课本称作莎士比亚、弥尔顿或培根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把初级技能训练当作教育的人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这些训练不是教育。就一般人而言，‘教育’一词已经被误解成初级技能的训练，而且这

种误解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为生活而从事的教育，为培育家庭美德而从事的教育，不仅对儿童很重要，而且对成年人至少同样重要……所以我把技工讲习所和文学协会看作改善社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些机构里，教育基础阶段的技能训练能被很好地用来掌握健全的原则，并能被用来促进信仰、希望和博爱等伟大原则的实践——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不难看出，狄更斯在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文学教育。他不仅把文学协会这样的机构看作改善社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且还指明了文学教育的具体目标，即实现信仰、希望和博爱的原则。还须指出的是，即便在当今的人类社会，狄更斯的上述见解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有心的读者会发现，狄更斯的演讲集其实展现了一个大千世界。它几乎涉及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所有领域。正是为了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工作者，也是为那些想在茶余饭后徜徉于狄更斯园林的性情中人，我们译成了此书，把它奉献给大家。

最后顺便加上一句：译者删除了原书中少量用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讲。

丁建民 殷企平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杭州

目 录

译本序	1
在爱丁堡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1
在波士顿赠礼仪式上的演讲（一八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11
在波士顿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二年二月一日）	14
在哈特福德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二年二月七日）	21
在纽约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二年二月十八日）	27
在里士满交谊晚餐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二年三月十八日）	35
在曼彻斯特文学协会年度晚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三年十月五日）	39
在利物浦技工讲习所的晚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49
在伯明翰多科技术学院社交集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58
在伦敦疗养院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	66
在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	71
在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77

在利兹技工讲习所晚会上的演讲（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日）	82
在格拉斯哥文学协会首届年度晚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9
在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98
在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103
在款待 W. C. 麦克里迪的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一年三月一日）	108
在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四日）	116
在都市公共卫生协会周年庆贺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	123
在园丁慈善会上的演讲（一八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130
在曼彻斯特为文学艺术协会而设的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136
在曼彻斯特市免费公共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演讲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日）	140
在伯明翰市赠礼仪式及为文学艺术协会而设的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三年一月六日）	144
在伯明翰市《圣诞颂歌》朗诵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155
在旅行推销员学校校庆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159

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五年四月二日)	167
在报贩慈善会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170
在行政改革协会第三次大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175
在谢菲尔德《圣诞颂歌》朗诵会结束之后发表的演讲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9
在皇家文学基金会年度大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二日)	191
在达尔威治学院戏剧同仁大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三日)	198
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七日)	205
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	208
在皇家绝症病人医院成立周年纪念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214
在曼彻斯特杰罗尔德基金会举办的《圣诞颂歌》	
朗诵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219
在曼彻斯特演出《冰海深处》以后的演讲	
(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221
在仓储员工和店员子弟学校成立四周年宴会上的演讲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222